

青衣

qing yi

毕飞宇 著
作品集 贰

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青衣

qing yi

毕飞宇 著
作品集 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衣 / 毕飞宇著. —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
2008.10
ISBN 978-7-5452-0156-7

I. 青… II. 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1322 号

责任编辑 毛小曼
特约监制 孟 祎 张优优
特约策划 崔晓燕
特约编辑 李令群
装帧设计 棱角工作室

书 名 青衣 (图文本)
著 者 毕飞宇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(邮编 200040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开 本 920mm×1280mm 1/32
印 张 8
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0156-7/J. 110
定 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10-84242008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关于青衣，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，它是京戏里的一个行当。但是，一个汉语很好的西方朋友问，“青衣”可不可以翻译成“黑色的衣裳”？

青衣是多么迷人的女性，她怎么就变成了一件黑色的衣裳？可是你不能说这样的误解毫无意义，它是有价值的，它让我清晰地看到了经验的阻隔。在骨子里，人都是被阻隔的，都是自我的局限。

——毕飞宇

自序

我时时刻刻在和这个世界较劲，然后，隔三差五弄出一本书来。我较劲的方式很简单，尽一切可能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内心。二十年了，我一直都在重复这件事。

我所理解的创造就是重复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一次重复是一样的。正如我的健身教练所要求的那样——重复一次，八；再重复一次，九；再重复一次，十。杠铃是一样的，重量是一样的，我的每一个动作也是一样。可是，只有我知道，这里的“一样”是多么地不一样。第一下，我游刃有余，第三下，我余勇可贾，到了第十下，我必须使出我全部的力量。为此，我的血管爬满了我的身体。

我轻。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，我知道我有多轻。谢天谢地，不只是我一个人能够体会并表达这种轻。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，我第一次从昆德拉那里听说了这样的感受，他使用了一个令人窒息的词：不能承受。我为此感动了很久。

轻的人却又是勇敢的，具体的表现是他从来不惧怕重量。这有点矛盾了。这不矛盾。中国的老百姓用极度俚俗的语言揭示了这个矛盾的人生哲学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

我要感谢为这套书忙碌的人们。他们把我迄今为止的作品全部搜罗起来了，出了一套我的作品集，一共是七卷。我知道，在茫茫的书海

里,我的七卷书微不足道了。但是,朋友们一定要原谅一个把杠铃推举了七下的人,他的心跳简直就像心慌。——其实,那不是心慌,那是喘息的舒畅。这里头饱含了芸芸众生所必备 的骄傲:压力其实也没能拿我怎么样。

但杠铃的铁片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,它们都预备好了,它们是山上的石头;我们是西西弗。我们只能是西西弗。不过这又怎么了?我都想笑了。既然石头可以重复着滚下来,那就说明我们可以重复着把它推上去。我明天还来。我后天还来。怎么了?神话就是这么产生的。

2008年5月6日晨南京龙江寓所

毕守
作品集

贰
衣

目 录
contents

001 自序

001 家里乱了

046 哥俩好

100 林红的假日

135 睁大眼睛睡觉

189 青衣

家里乱了

星期五天生就是出事的日子，乐果就是在这天晚上让摄像机堵在沙发上的。星期四全市进行过大搜查，大厅的相公阿森有内线，搜查的时候佛罗伦萨夜总会清清白白，用大厅经理的话说，“所有的客人都在建设精神文明”。但星期五就遭到回马枪了。

星期五的生意很好。阿森说，生意都“啤”了。“啤”就是啤酒，往外吐泡的意思。大厅里挤满了人。城市人民都凑到大周末放肆来了。大厅的灯光既绚烂又昏暗，人们的眼睛像那盏旋转彩灯，花花绿绿地四处撩拨，四处探询。乐果唱完三首规定曲子，看见妈咪阿青正从八号桌回吧台。阿青故意绕到麦克风面前。阿青在任何混乱和嘈杂的氛围中都能保持她的从容步态，那样子真的叫鹤立鸡群。阿青从乐果的眼皮底下走过去，右手很随意地摸了摸右耳环。乐果看在眼里，却见而不视。后来乐果就被阿青带到那个东北人那里去了。东北人坐在三楼最顶头的一间包间里头喝了点酒，嘴里的口气有点浑，别的都还不错。乐果陪他唱了一首《来生缘》。乐果一般都要先唱这首歌的，在歌声之中慢慢进入。好歹也是缘分。东北人把乐果搂过去，说了几句很疼人的话。他们贴在一起相互抚摩了。皮肉都被灯光照得红红的。乐果一直不能适应包间里的红灯，像在暗房里冲洗照片似的。一不留神眼睛就会看到重影。东北人的手指慢慢潦草了，他的手像螃蟹那样侧着身子

四处爬动。乐果的感觉也刚刚有了起色，嘴里却说：“别。”东北人悄声耳语说：“咋整的？”一只手就往乐果下腹部那“杳晃”伸去，乐果挪出一只手，摁住东北人的手背，东北人停住了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干啥呀？”乐果一听到这话就想笑。东北人不明白乐果笑什么，不住地问：“咋整的，干啥呀？”

过廊里响起了脚步声。很急促，听上去惊天动地。乐果止住笑，抬起头，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尖叫，是身体被暴露之后才会出现的尖叫。包间的门就在这时给踹开了，好几把雪亮的手电一起堵在了门口。门口的人说：“不许动。”口气和手电一样严厉。乐果在惊恐之中并没有完全落魄，她猛一甩头发，顺势低下脑袋，随后她的脑子一下子全空掉了。乐果在事后一直庆幸有这样浓密的长头发。几天前她打算到梦丽娜美发廊较掉的，要不然一过了六月实在太累赘。还是阿青止住了她，阿青说：“发疯，你还做不做啦？”阿青小乐果五岁，但阿青十九岁那年就吃“小姐”这碗饭了，要不然老板也不会让她当大厅的妈咪的。乐果的好头发发现在真的派用场了。她透过长发看见东北人瘫在了沙发上，正用右手挡住手电，样子像电影里被俘的国军上尉。看见东北人的熊样乐果反倒镇静了，只是弄不懂这些警察是从哪里冲进来的，就像电影里所说的那样，共军从天上掉下来了。

走上来一位女警察。她拉住乐果的手腕往外拖。乐果挪了两步，感觉到灯光越发刺眼，近乎炫目了。乐果听见有人在过廊里喊：“闪开，闪开，挡住镜头了。”乐果听出了事态更为严峻的一面，迅速捂上脸，耸起了双肩。镜头离乐果不远，乐果裸露的右肩感受到照明灯的灼热，像东北人的双唇。乐果迈开步子，想躲过去，却被拽住了。女警察一手拖住乐果的肘部，另一只手替她拉上了后腰皮裙子上的铜拉锁。“吱”的一声，像绵软的呻吟。但乐果听出了灾难种种。这个致命的细节成了第二天电视新闻里的爆炸性画面。

五棵松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乐果在三十一岁那年做上了“小姐”。“小姐”是她们那个行业的女人惯用的自称。乐果当上“小姐”有很大的偶然性，但每一步又都是顺其自然的，像水往低处流，看不出生硬和强拉硬扯的迹象。三十出头的女人，家也稳当了，孩子也脱手了，那是开春后的土地，有了开裂和板结的危险与可能性。只要有几场雨，就滋润了，肥沃了，凭空地红红绿绿，弄出遍地的植物与花朵来。乐果的丈夫是她的同行，第九中学的语文老师，是个不会挣钱不会花钱的货。乐果毕业于幼师师范，会跳，会唱，有了这样的基础，他们的婚姻也就脱不掉鲜花与牛粪的隐喻性质。乐果和丈夫吵嘴每次都以这样的自我控诉作为收场：“我真是瞎了眼了！”女人的自我控诉总是炸弹，炸开的是自己，杀伤的却是敌人。但女人总是诡异的，她们的真实面目总是隐匿得极为深邃，她们渴望一种东西，却能找到另一种东西作为吵架的突破口，现成的东西就是钱。贫穷夫妻百事哀，古人都这么说了千百年了。在任何条件下为钱争吵总是说得过去的。乐果对丈夫说：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；娶妻娶妻，吃饭穿衣，你让我吃了什么？穿了什么？我也算嫁了男人了！”丈夫苟泉笑笑说：“你也没有空了肚皮光着屁股，这不就是小康吗？很不错了。”乐果说：“好意思！也不睁开眼看看人家！”苟泉便说：“看什么？人家有什么好看的。”乐果忍受不了丈夫说话时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这样的时刻乐果往往只会回敬两句话，其一是“我瞎了眼了”，其二是“乡巴佬”。这是苟泉的致命伤，是沙家圩子苟家村村民苟泉的先天疤痕，一戳就要跳的。吵到这个份上，苟泉就会捧着门出去，以不说话这种方式与小市民进行斗争。当然，农民最终是要向小市民投降的。农村包围了城市，农民也只能靠拢市民。

后来还是乐果自己出去了。乐果想玩，但玩得痛快就得花钱：乐果想挣钱，然而挣到钱的工作做起来又太累人。“二美难并”。这句古话说得实在不错。由于有了这样的心理依据，乐果开始关注起每天晚报上的招聘广告。一个月之后机会真的就来了，新建筑三十九层世纪大厦

的顶楼开了一家旋宫歌舞厅，广告上头歌舞厅的名字起得就好：“广岛新潮”。“广岛”是什么地方？爆炸过原子弹呢，那是怎样的火暴，蘑菇云又耀眼又炫目，想起来就心跳。“广岛新潮”以每首歌五十元人民币招聘钟点歌手，这是多么好的买卖，不影响白天工作，又唱、又跳、又玩，唱了跳了玩了还拿钱，这不是小康还能是什么？乐果攥着当天的晚报就报名去了。当然，乐果的努力失败了，她输给了两个年轻的毛丫头。然而乐果看到了希望。那两个小丫头都是她的校友，幼儿师范刚刚毕业呢。那些艺术学院声乐系和师范大学声乐系的都输了。她们往那儿一站就挺胸收腹，嘴巴张得像狮吼，声音又太亮太响——“广岛新潮”要歌唱家做什么？这就是希望一。同时失败的还有乐果的同班肖小小，小小小说，她都在外头唱了两三年了。乐果一听就心酸，嫁给了农民，自己也快成农民了，落伍了这么多年还以为赶上了新潮。小小小说，考上考不上无所谓，挣不到五十的，多赶两家三十的，还多出十元呢。这年头歌舞厅天上地下到处都是，水底下还有呢——总不能天天晚上在家里头憋死。乐果这么一心酸世界竟开阔了，生活也纷繁了，这就是希望二。需要补充的还有一点，“广岛新潮”刚一开张便给“整顿”了，“名字太不严肃，不利于纪念全世界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”。整顿得好，这样一来乐果的失败就等于没有失败，就等于而今迈步从头越。这就有了希望三。有了这三层希望，乐果还担心什么？乐果做了头发，修了指甲，纹了眉，施了胭脂，抹了粉，向生活讨还生活了。乐果来到佛罗伦萨夜总会，拿起麦克风，只问了一句：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？”问得大厅鸦雀无声。于是又问一遍：“为什么这样红？”大厅里即刻就是满堂彩。乐果心花怒放了，这他妈的才是生活呢！乐果越唱越柔，腰身也软了，目光里头烟雨迷蒙，全是“纯洁的友谊和爱情”。“友谊和爱情”之后即刻便是经济效益，三十元。外加一听冰镇雪碧。真叫人开心，真叫人喜出望外。幼儿教师乐果的歌声当天晚上就和市场经济接轨了。

苍天不负有心人。

没有比夜总会更适合乐果的地方了。什么叫如鱼得水？乐果进了夜总会才称得上如鱼得水。乐果每一个晚上都能玩得很开心。乐果一上台就成了男人的中心，好多眼睛盯住她淌口水，不过话说回来，男人的吃相虽不好女人的心里总是开心的。偶尔被人摸一把，偶尔有人就了她的耳朵说几句肉麻的话，乐果便冷若冰霜。女人到了三十岁还要故作冷若冰霜，不是幸福是什么？碰上顺眼的男人乐果也要应付几下的，当然，乐果应付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女王式的，喜欢谁才能轮到谁，喜欢谁才能赏给谁。不过乐果从来都不出格，最多像初恋的前几天，有了感觉就停住。这样最好。初恋就得是初恋的样子，要不然每天跑到这里来做什么。这就决定了乐果每天晚上都有进账，同时保证了每个晚上都有“纯洁的友谊和爱情”。情归情，账归账，当日事，当日毕。要不然就回到婚姻而没有初恋了。这样的日子真是一天一个新太阳。就是回家稍晚一点也好交代，也好应付盘问，这可是“工作”。

第一个月乐果挣回了一千二百五十五元，这是一次丰收，蕴涵了解放的感觉和时代的感觉。乐果带领苟泉和女儿苟茜茜吃了肯德基，打了一辆红色夏利牌出租车。乐果让司机把出租车一直开到九中家属楼的水泥乒乓台附近，带回来一条金利来领带、特利雅女式羊皮鞋、两袋旺旺礼袋、三支台湾产圆头牙刷和一袋碧浪牌超浓缩洗衣粉。当晚他们用新牙刷刷过牙，哄女儿睡了，高高兴兴做了一次爱。苟泉老师的脸上一直笑眯眯的，找到了城市的感觉。城市不是别的，就是沿着国家货币往大处走的好感受。乐果的身子是城市的。他苟泉的身子也是城市的。他们套成一团，整个城市都翻来覆去。乐果终于能挣钱了，这可是肥马的“夜草”。苟泉不鼓励妻子，也不干涉妻子，以局外人的姿态微笑着关注妻子，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

挣钱了，阿青说得没错，这年头“一出家门就是钱”。

故事没有平面，故事的唯一可能就是它的纵深难度，这是故事的属性。乐果的故事刚刚翻过去第一页，总经理马扁就出现了。马扁一身

藏青色西服，大背头上抹了摩丝，双手插在西服的裤兜里，在佛罗伦萨歌舞厅的门口翩然而现。马总面带微笑，正赶上乐果老师的一曲歌完。他们认识。马总的女儿是乐果班上的一朵小红花，又能歌又善舞，还能拨几下小琵琶。马总偶尔自来接他的女儿回家，开着一辆银灰色的桑塔纳。五棵松幼儿园的老师都知道马恬静的父亲是一位大款。但马总一半像生意人，另一半却像书生，有一种富有、得体，却又宁静、儒雅的调子。马总是个好父亲，他凝视女儿的目光总是那样慈爱。那辆银灰色的桑塔纳就在马总的身后，做这个美好画面的物质背景。车子的玻璃不透明，从外面看不见里头。不过乐果猜想从里头是可以观察外头的，乐果自己也弄不明白怎么会注意这么一个细节，这里头可是有让女人心跳的东西的。马总对乐果老师一直彬彬有礼，女儿不在场时叫乐果“老师”，女儿在场就改口了，称乐果“阿姨”。这个称呼让乐果感动，有一种亲近的，甚至是血缘乃至肉体的亲昵感。这又滋生出某种古怪和幽暗的幸福了。五棵松幼儿园的老师一直拿马总作为好男人的标准的，她们夸别的男人总是拿马总做比尺，“就像马恬静她爸”。因为马恬静在自己班上，所以别人一夸马总，乐果的脸上就会挂上接近于满足的微笑，她的眼睛就会像车上的玻璃，从里看得见外，从外看不见里，越想越撩拨人。

马总站立在九号台的橙色壁灯旁边，两手交叉，闲放在腹部。他的手无论搁放在哪儿都给人以恰如其分的印象。乐果从歌台上下来，电吉他手的手势还保留着最后一个音符的静态。乐果和马总就坐在九号台，点了饮料，很轻松地说笑。有了夜总会这么长的生活基础，乐果也就显得格外老到，一举一动又像少女，又像女人，内行男人一眼就能看见，进退都有余地。

第二天马总又来了，所有的细节和过程都和昨天一样。他和乐果又在一起喝了饮料。不同的只有一点，他们没有分手，而是一同钻进了马总的桑塔纳。车子里有股工业气味，但撞上第一个红灯后乐果就闻

不到这股气味了。红灯闪烁后马总踩下刹车,右手伸过来,相当自然地握住乐果的左手。他的手叉开来很大,指头一起弯进了乐果的指缝隙,合缝合榫的,蕴涵着相当迷人的感受。车子重新启动了,马总拥乐果入怀,乐果一点都不觉得意外,乐果躺在了马总的腿上,闭上眼,心脏的节奏一下子回到了十八岁。乐果闭眼之前看过一眼玻璃,都摇上去了。乐果握住马总的手,顺势捂在乳峰上面,另一只手伸上去反勾马总的腮。路灯一盏又一盏从乐果的上眼睑上划过,色调有点偏暗。马路上刚洒过水,车轮子听上去就像从路面上撕过去一样。乐果的身体就像在路面上流淌着。乐果睁开眼,眼皮底下即马路的半空是一排霓虹灯和高大建筑群的倒影,宛如藻类悬挂于水面。乐果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年,这个审视视角使她突然觉得这个城市有点陌生了。陌生感是幸福感的一个华美侧面,像生活在别处。一个拥挤的、喧闹的、陌生的、安全的别处。乐果的心潮开始涌动,马总的掌心感觉出来了,他低下头,和乐果对视。乐果的眼睛再一次望到窗外去。窗外全是行人。乐果能看见所有的人,就是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他们。

汽车出了城,往黑暗处开得很深了。他们就是在汽车上做爱的。都记不起来从哪一个动作开始的。好像预备了好几年了。他们做得很慢,彼此适应和体谅对方的习惯。又礼让又有些侵略。马总拉开坐垫下的栓手,坐垫的靠背竟让下去了。倒得很平。乐果躺下身子,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。乐果轻声说:“我还没有吃药呢。”马总耳语说:“回去补。”乐果的嘴巴张得便更大了,呢喃说:“还没有吃药呢。”乐果的整个做爱过程都伴随着这句无用的细语,既像诉说,又像吟诵。他们开始了。马总说:“大声叫,没人听见的。”汽车的避震弹簧在收缩,而车身在荡漾,像一条小船置于浪尖。乐果的身子都放平了,脚趾都用上了,两只脚在方向盘上飞舞。她的脚后跟太迷狂了,捅到车喇叭上去了,一声尖叫把两人都吓了一跳。马总愣了一下,乐果十分怜爱地捧住马总的头,流着眼泪呢喃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。”

乐果一直无法肯定事情发生的地点，仿佛在地表之外。那个地点与梦的地点一样不可追认。汽车回城之后乐果站立在归家的巷口；夜早就安静了，路灯的边沿带上了晕黄的光圈。回家的路如此破旧、如此现实，反而像梦了。刚才的欢爱就像发生在千年之前。乐果往家里走，坚信自己在做梦，到家之后她的梦会突然惊醒的。

丈夫和女儿早就睡了。乐果推开门。女人一有外遇就会用批判眼光对待生活的。家里很寒碜，厨房里又乱又丑，洋溢出一阵又一阵懊糟气。乐果走进卫生间，门上门，很小心地擦换。乐果坐在便盖上从仿鳄鱼皮包里抽出那只白色信封，是马总在她下车前塞给她的。马总像电影里的爱情圣手一样关照说，回到家再拆。乐果坐在便盖上把玩这只信封，猜测里面的情语情话。乐果怕弄出声响，捏在手心里一点一点往外撕，却露出一叠百元大钞的墨绿色背脊，点两下，八张。乐果一时没有明白过来。又点，八张。乐果的明白过程伴随了失落和愤怒的狰狞性心态。乐果把信封团在手里，丢在马赛克瓷砖上。丈夫在床上翻了个身。乐果迅速捡起纸团，抽出纸币，压在粉红色卫生纸的下面，重新团掉信封扔进了便池。乐果打开水槽，信封旋转着身子冲下去了。乐果掀开卫生纸，发现面对八百元现金时她的愤怒其实是有点夸张的，并不致命，并不锐利，是可以承受和应允的，甚至还是很快乐的。乐果把钱分成两处，分别塞进上衣和裤子的口袋，抬起头，意外地和自己在镜子里对视了。镜子的表面布满水汽，这层水汽使乐果的面部抽象了，笼罩了斑驳未知的状态。乐果抹一把镜面，半个脸清晰了，流露出做爱后的凋敝神态。那种神态被缭乱的镜面放大了，乐果的脸上凭空添上了许多风尘意味。

星期六的早晨，丈夫苟泉才知道乐果通宵未归。苟泉从左边的空枕头上看到了这个严重现实。苟泉的睡眠历来很好，一上床鼻孔里就会拉风箱。这样好的睡眠与他的乡下人身份是吻合的。乐果对丈夫的

睡相曾做过总结,就一个字:猪。

苟泉没有立即起床。他从乐果的枕头上捡起一根长发,放在食指上缠绕。乐果没有回来。接下来的整整一天乐果都没有回来。整整一天苟泉沉湎于诸多细节的设定与排除之中。这一回一定要好好盘问的,一定要把所有丑话全摊开来好好审讯一番的。哪能这样在外头工作?通宵不归还能有什么工作?苟泉心里头蹿火,脸上却是加倍沉着了。女儿已经不小了,这样的丑事让女儿知道了天也会塌下来的。苟泉在一天当中没有显露半点慌乱,他不和女儿提起她的妈妈。但是女儿又太聪明了,孩子的聪明弄不好就是家庭的大不幸。这位一年级的少先队中队长显得很知趣,也不提妈妈的事。她的少年老成与察言观色让苟泉又心酸又害怕,甚至都不敢看女儿的眼睛了。她的不动声色既像一无所知又像无所不知。女儿向来胆小,她的心思太多不用嘴巴说,只用眼睛向人表达。这么僵持了一天,女儿终于拿眼睛瞟她的爸爸了。她饿了,向父亲要晚饭。苟泉取出一根火腿肠,给女儿打开了电视。电视机上出现了一位身穿绛红色西服的男播音员,他正在播送本城新闻。苟泉看了两眼,转身到厨房下面条去了。女儿看出了爸爸的心事。他的脸色像用橡皮擦过一样不清爽。女儿正在客厅里啃火腿肠,苟泉则在自来水的龙头上敲鸡蛋。事态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答案的,苟泉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风起云涌的。电视画面上正在“打击卖淫嫖娼”,一个女人披了头发行走在电视画面的正中央。镜头老是跟着她。她的皮裙子十分丢人现眼,后腰上留了一条衩。一只警官的手又给她拉上了。女儿显然认出这个长发掩面的女人了,她用火腿肠指住电视画面,回过头怯生生地喊道:“爸爸——”

乐果回家时的表情称得上凛然。不堪一击,却又有一种古怪的凛然。乐果推开门,瞄一眼电视机。电视机开着,赵忠祥正在语重心长,而倪萍却在热泪盈眶。苟泉和茜茜都没有动。乐果穿过客厅径直往卧室

去。苟泉和茜茜目送着这个短暂过程。幸亏苟泉的心智并没有乱，苟泉说：“你妈的病好些了吧？”乐果回一眼女儿，很勉强地说：“好些了。”乐果说完话便上了床去，再也没有任何动静。苟泉和茜茜在电视机前又坐了几分钟。茜茜看看爸爸，十分小心地站起身，十分小心地上床去了。女儿的谨慎模样让他心碎，让他体会到无力回天与无所适从。苟泉望着自己的脚背，一言不发，仿佛被一层茸茸的羽毛裹紧了，很轻，但是怎么掸都掸不走，怎么吹都吹不散，就那么无序，就那么纷乱。电视机开着，赵忠祥又在语重心长，而倪萍又一次热泪盈眶。

家里乱了。托尔斯泰说，奥布朗斯基的家里乱了。苟泉的家里也乱了。苟泉关上电视，巡视家里的陈设和器皿。它们都是现世静物，等待生活，或等待尘封。家里很安静，近乎阒寂，这是乱的征候，乱的预备，乱的极致。家里乱了。苟泉记起了托尔斯泰。伟大的托尔斯泰真是太仁慈了，他忧郁的目光正凝视每一个家。家里乱了。上帝创造了人，创造了家。创造完了上帝就把它遗忘了。记起它们的是托尔斯泰。奥布朗斯基的家里全乱了。

乐果从星期六的晚上一直睡到星期日的下午。乐果起床的时候窗口只剩下一点夕阳了。有点勉强。这给乐果的起床增添了一股慵懒、风骚和破罐子破摔的无聊气息。她的头发散乱在颈后，全身都散发出被窝的混杂气味。家里极静，女儿走进了妈妈的卧房。乐果向茜茜招招手，女儿走到她的身边。乐果无力地捋了捋女儿的头发，十分无聊地拿过眉笔和口红，给女儿上妆玩。女儿一直望着她。一双清澈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母亲的一举一动。孩子的目光一旦晓通事理了，不是令人生畏便是叫人心醉。乐果说：“茜茜还没有叫妈妈呢。”茜茜便叫妈妈，声音却像背功课，乐果给茜茜抹上口红，斜着身子左右端详了一回，无力地笑一笑，小声说：“我们家茜茜就是个美人胎。”

苟泉已经跟过来了。苟泉听见这句话从门框的背后伸出了脑袋。